

和武亦姝们同样值得掌声的面孔

◆ 孙佳音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三个上海小姑娘因为《中国诗词大会》一夜走红,成为这座城市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我也想为一个来自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郝桥乡的一个小村子的中年妇女鼓掌,她用文章开头的这样一句诗,阐释了她的人生和人生态度,令人动容。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白茹云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她与诗词最初的结缘,并不十分美好。她的弟弟8岁时,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发作的时候,他就使劲打自己的头,打得头都破了。白茹云作为长姐,需要看护弟弟,她抓住弟弟的手,不让他打;最后没有办法了,就给弟弟唱着背诗,弟弟听了,就安静下来;弟弟再哭再打头,她就再背。她说,那段时间,积累了很多诗词。说起这段往事,她几度哽咽,断断续续。6年前,她自己也生病了,得了淋巴瘤,需要到石家庄省四院做化疗。为了省24块车费,她放弃村里直达石家庄的大巴,早晨5点起床,辗转换车5次,上午10点才能到医院。她说,生病是非常费钱的,她的丈夫需要在家干活挣钱,她就一个人带着钱到医院治病。那段时间,她买了一本诗词鉴赏,在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就这么把一本书看完了。

做完化疗以后,她的鼻子、眼睛、耳朵、嗓子都出了问题,耳朵听不清,眼睛老流泪,声带发音也不好。

她说自己现在还是带瘤生存的状况,但已经觉得很幸运。所以一出场,她就念了一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她从容地笑着说,“我现在已经不觉得有什么了,每个



人都要经历一些波折,这都不算什么。”白茹云那么豁达,现场的主持人、嘉宾、选手却都心疼地哭了。董卿动了情,她感叹道:“经历了这么多,她还能笑着说起这些事,能够和年轻人一起挑战自己,展现自己对诗词的热爱。”

跟白茹云一样,单纯地热爱着诗歌的人,在《中国诗词大会》还有不少。来自内蒙古的王海军65岁了,他做了一辈子农民,只读过4年书,但却非常热爱诗词。现在他摆摊修自行车贴补家用,修车间隙也不忘写诗,过去三年他已经写了一千多首诗。写了那么多,也不知道好坏,于是这位朴实的农民就想了一个“傻”办法:在自行车摊前挂了一个小黑板,把自己写的诗写在上面,和大家探讨。如果有人能帮他改一个字,他就请对方喝一瓶啤酒。

还有,从事高压电作业的小伙子毕凯,学理工科出身的他,每天从事高危工作之余抄

读自己最爱的古诗文,他身上的纯净质朴,像一阵清新的风。还有还有,独臂女孩张超凡,美丽的脸让身体的残缺显得越发残忍,但她却在人生的磨砺中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内心,腹有诗书气自华,甜美的微笑,自信的应答赢得全场的尊重……

比起冠军或者那些街知巷闻的明星选手,我想《中国诗词大会》更值得掌声的是百人团里那些平凡的不被记得的面孔。这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人,他们不分年龄、民族、学历与职业,上至七旬老人,下至七岁儿童,既有大学教师,也有普通农民,还有在中国学习、工作的外国人。十期节目里,他们的风采、性情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他们的经历饱含了世间百态,共同拥有的是一颗热爱诗词的心。

诗歌,数千年来,见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欢喜和悲伤。从集体创作到个人抒发,从离愁

别绪到家国天下,历史的长河奔腾而去,美丽而富有魅力的文字,伴着独特的韵律、节奏,留存了下来。毫不夸张地讲,诗歌里有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精神气质,有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冷落了、怠慢了她。

很高兴《中国诗词大会》在这个冬天火了,让这些久不被人记起、惦念的诗歌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甚至机场书店的显要位置也不再全是成功学和职场技巧,有了诗集的身影。但比起这些短暂的热闹,比起武亦姝们的能读会背,我还是更想为白茹云们再次鼓掌。

说回白茹云,光鲜的录制现场,她衣着普通,相貌平凡,由于生病治疗,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但却更像一株苍劲有力的松柏,站在舞台中央。她全程非常淡定地答题,不骄不躁,一笔一划;她答对了全部的9道题目,拿下了285分的高分,也只是微微一笑。最终,以微小的差距败给了姜闻页,白茹云还是浅浅地笑着,宠辱不惊。在这温和的笑容里,我们看到,诗词磨炼了意志,也慰藉了心灵。可以说,诗歌带来的美好从容,在每一个平凡的人生故事里得到释放。

《中国诗词大会》的确火了,而且很火。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却让人多少又有一些担心。害怕背诵诗歌又成为孩子们新的应试负担;害怕很多人只是用它来装点门面,却忽略了诗词的底蕴;也害怕诗词中最宝贵的人的情感,修身做人的道理,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并不能真正得到继承。

幸好,白茹云说,她虽然失败了,但还是会继续看她的诗词,安静地生活;幸好,王海军说他也一定会接着写他的诗,在自行车摊前继续和大家探讨。但愿,有更多人能够在这些有色彩、有声音、有气味的字句里,触摸到我们曾经辉煌的文明,也触摸到真实的欢乐与忧伤。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文艺评」

诗是心里燃烧起来的火焰

——欣赏《行板如歌》朗诵晚会

◆ 戴平

托尔斯泰说过:“诗是人们心里烧起来的火焰,这种火焰燃烧着,发出热,发出光。”听了1月19日在上戏实验剧场举行的多媒体名家名作朗诵晚会——《行板如歌》,我的心仿佛也被燃烧了起来。

《行板如歌》的晚会题目来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王蒙写过一篇中篇小说,题目就叫《如歌的行板》。《行板如歌》朗诵晚会的风格,也是一首无限美妙的弦乐四重奏。行云流水,有板有眼,高昂低回,循环往复。它忧郁低沉,又单纯如话,弥漫如深秋的夜雾。这台朗诵晚会,有特别的妩媚,也有深沉的悲怆;有幽深的温柔,也有慷慨的激昂;有无奈的抑郁,也有美妙的抒情。

一首好诗的魅力是永恒的。《将进酒》是如此,《满江红》是如此,《为了忘却的纪念》是如此,流沙河的《就是那只蟋蟀》也是如此。当光未然的名作——“哭诉我们民族灾难”的《黄河》終了,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体现了观众对这场朗诵晚会的热烈回响。

这台晚会集中了上海戏剧学院老中青三代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和中青年教师。他们的名字是:姜隽成、张明煜、梁波罗、任广智、曹雷、俞洛生、高惠彬和宋怀强、王苏、刘

婉玲等。他们虽然在这个熟悉的舞台上走了千百遍,但他们对这个舞台的向往,依然那般热烈如初,对艺术的倾心,依然那么执着如初。热烈而执着,正是《行板如歌》获得成功的两大基石。

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发现思想,从常见的现象中见出发人深省的哲学。年过八旬的张明煜手持一根拐杖作道具,徐步走来,用深沉的音调,缓缓朗诵臧克家的名作《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结果呢,老艺术家挥动手杖说:“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有的人”,也不正是如此吗?曹雷是我中学里的同学,如今步入老年,她的语言和表演功力更加炉火纯青。她朗诵的《老情书》,以一位农村老太太的朴实自然而有感染力的语言劝解整天哭泣的儿子。儿子爱上了一位乡下姑娘,因要照顾身体不好的父母,不愿留在城里。老太太说:“多好的姑娘啊!要我说,她留不下来,你跟过去不就完了吗?我要是你,有在这儿哭的工夫,早就买张飞机票找她去了。不仅要找她,

你还要一个字一个字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要!娶!你!”为了说服儿子,老太太最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样“法宝”——一封发黄的信,这是儿子的爸当年写给她的“情书”。曹雷又用一种甜蜜的声音念道:“亲爱的刘雪同志,我不会说话,但我有句心里话要告诉你:‘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一起,永远!’”“听明白了吗?好好跟你老爸学着点!”曹雷的朗诵,声情神态真切,把一个平民老太的朴素而明朗的情感展现得可亲可信可敬,别具风采。

诗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挚。朗诵者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真挚。王苏的《那一声“爹”》、刘婉玲的《有一个字》,都真情地叙说了——一个神奇的字眼:爱。“生活表明,从心底里散发出的爱,就像手机里美妙的段子,被一次次转发,一次次拷贝。世界上最快能抵达人心的力量,不是奔驰,不是波音747,那是物质所不能为,那是唯有人所具有的最大能源。你能,我能,我们都能,只能是爱。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真挚的爱,能消解生活中的一切不幸。诗离不开生活,生活不能没有诗歌。诗言志,好诗是情于中而发于外。名家名作朗诵晚会的举办,对于提倡高雅艺术,净化人们心灵,弘扬真善美,起了一种示范作用。

有这样一个男孩,因为家里穷,妈妈很早离开了他和爸爸,而爸爸出门打工,整整两年没有消息,于是这个叫大顺子的男孩带着奶奶给他的一袋子狗头大枣出发了,踏上了进城寻找爸爸的路……

中福会儿艺的开年大戏《蓝蝴蝶》给我们一个靓丽的呈现,除了剧情波澜起伏、出人意料,舞台绚丽多姿之外,《蓝蝴蝶》中的主人公大顺子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当他见到蓝妮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爷爷时,他说,雨再大,也得出太阳,山再高也挡不住人走,你会好起来的!

当他在城里遇到那个曾经欺负过他的面条因为父母离婚要自杀的时候,他说,这只蓝蝴蝶标本,我送你了!因为奶奶说,世上最金贵的就是人的这条命,多少钱都买不来;他形容他在城里认识的最好的朋友蓝妮的时候,他这么说——你真像我们村的野鸭子,你的心像野鸭子的羽毛一样干净、通透、没有一点脏东西。

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干净、通透、阳光、健康、明亮……高兴了,唱几句,难过了,吼两声,就像大清早上的太阳,无论遇见啥事儿,都不会耷拉脸子,对所有事、物、人有生

有这样一个男孩……

——儿童剧《蓝蝴蝶》观感

◆ 武丹丹

机勃勃的向往,心里亮堂堂的,每遇到一件高兴的事儿就会吃一个奶奶带的大枣……你忍不住看着他,随着他寻找父亲的脚步一起走进城市、走进我们喧嚣的生活,走进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事,我们忽然发现,有那么多原本不该在孩子眼睛里出现的丑陋和肮脏正在每天上演,我们司空见惯,在孩子的世界里却是那样惊心动魄,拖欠员工工资的包工头,因为贫穷最终选择离婚的母亲,资产庞大却只能在手机里跟女儿团聚的父亲、捡瓶子为生计的外婆……原来我们成人世界里有那么那么多无法跟孩子解释的话题。

我们无法解释,科技在飞速发展、时代在飞速发展,为什么我们的城乡差异在从外在变得更内在;无法解释我们的发展本不应该让孩子来买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最先买单的恐怕就是我们的孩子。面对时光的流逝,他们在留守,在期待自己父母的时候,他们的命运有没有被改变?当我们的农村常常被美化成乡村的时候,当我们的乡愁其实越来越稀薄的时候,我们为这些孩子做了些什么?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